禪關策進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禪關策進
作者：袾宏　明

参阅维基百科中的：淨土宗、中国禅宗

閱文言維基大典文：淨土宗

禪關策進序

禪曷為有關乎。道無內外。無出入。而人之為道。也有迷悟。於是大知識關吏。不得不時其啟閉。慎其鎖鑰。嚴其勘覈。俾異言服私越度者。無所售其奸。而關之不易透。亦已久矣。予初出家。得一帙於坊間。曰禪門佛祖綱目。中所載多古尊宿。自敘其參學時始之難入。中之做工夫。經歷勞苦次第。與終之廓爾神悟。心愛之慕之願學焉。既而此書於他處更不再見。乃續閱五燈諸語錄雜傳。無論緇素。但實參實悟者併入前帙。刪繁取要彙之成編。易名曰禪關策進。居則置案。行則携囊。一覽之則心志激勵。神采煥發。勢自鞭逼前進。或曰。是編也為未過關者設也。已過關者長往矣。將安用之。雖然關之外有重關焉。託偽於雞聲。暫離於虎口。得少為足。是為增上慢人。水未窮。山未盡。警策在手。疾驅而長馳。破最後之幽關。徐而作罷參齋。未晚也。

萬曆二十八年歲次庚子孟春日雲棲袾宏識

禪關策進

後學雲棲寺沙門袾宏輯

前集二門

△諸祖法語節要第一

諸祖法語。今不取向上玄談。唯取做工夫喫緊處。又節其要略。以便時時省覽。激勵身心。次二諸祖苦功。後集諸經引證。俱倣此。

筠州黃檗運禪師示眾

預前若打不徹。臘月三十日到來。管取爾熱亂。有般外道。纔見人做工夫。便冷咲。猶有這箇在。我且問爾。忽然臨命終時。爾將何抵敵生死。須是閒時辦得下。忙時得用。多少省力。休待臨渴掘井。做手脚不迭。前路茫茫。胡鑽亂撞。苦哉苦哉。平日只學口頭三昧。說禪說道。呵佛罵祖。到這裏都用不著。只管瞞人。爭知今日自瞞了也。勸爾兄弟家。趁色力康健時。討取箇分曉。這些關棙子。甚是容易。自是爾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。只管道難了又難。若是丈夫漢。看箇公案。僧問趙州。狗子還有佛性也無。州云無。但二六時中看箇無字。晝參夜參。行住坐臥。著衣吃飯處。屙屎放尿處。心心相顧。猛著精彩。守箇無字。日久歲深。打成一片。忽然心華頓發。悟佛祖之機。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。便會開大口。達磨西來。無風起浪。世尊拈花。一場敗闕到這裏。說甚閻羅老子。千聖尚不奈爾何。不信道直有這般奇特。為甚如此。事怕有心人。

評曰。此後代提公案。看話頭之始也。然不必執定無字。或無字。或萬法。或須彌山。或死了燒了等。或參究念佛。隨守一則。以悟為期。所疑不同。悟則無二。

趙州諗禪師示眾

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。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○老僧四十年不雜用心。除二時粥飯。是雜用心處。

玄沙備禪師示眾

夫學般若菩薩。具大根器。有大智慧始得。若根機遲鈍。直須勤苦忍耐。日夜忘疲。如喪考妣相似。恁麼急切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。不妨亦得覷去。

鵝湖大義禪師垂誡

莫只忘形與死心。此箇難醫病最深。直須提起吹毛利。
要剖西來第一義。瞠却眼兮剔起眉。
反覆看渠。渠是誰。若人靜坐不用功。何年及第悟心空。

永明壽禪師垂誡

學道之門。別無奇特。只要洗滌根塵下。無量劫來業識種子。汝等但能消除情念。斷絕妄緣。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。心如木石相似。直饒未明道眼。自然成就淨身。若逢真正導師。切須勤心親近。假使參而未徹。學而未成。歷在耳根。永為道種。世世不落惡趣。生生不失人身。纔出頭來。一聞千悟。

黃龍死心新禪師小參

諸上座。人身難得。佛法難聞。此身不向今生度。更向何生度此身。爾諸人要參禪麼。須是放下著。放下箇甚麼。放下箇四大五蘊。放下無量劫來許多業識。向自己脚跟下。推窮看。是甚麼道理。推來推去。忽然心華發明。照十方剎。可謂得之於心。應之於手。便能變大地作黃金。攪長河為酥酪。豈不暢快平生。莫只管冊子上念言念語。討禪討道。禪道不在冊子上。縱饒念得一大藏教諸子百家。也只是閒言語。臨死之時。總用不著。

評曰。不可見恁麼說。便謗經毀法。蓋此語為著文字。而不修行者戒也。非為不識一丁者。立赤幟也。

東山演禪師送徒行脚

須將生死二字。貼在額頭上討取箇分曉。如只隨群作隊。打哄過日。他時閻老子打算飯錢。莫道我不曾說與爾來。若是做工夫。須要時時檢點刻刻提撕。那裏是得力處。那裏是不得力處。那裏是打失處。那裏是不打失處。有一等。纔上蒲團。便打瞌睡。及至醒來。胡思亂想。纔下蒲團。便說雜話。如此辦道。直至彌勒下生。也未得入手。須是猛著精彩提箇話頭。晝參夜參。與他廝捱。不可坐在無事甲裏。又不可蒲團上死坐。若雜念轉鬪轉多。輕輕放下。下地走一遭。再上蒲團。開兩眼。捏兩拳。竪起脊梁。依前提起話頭。便覺清涼。如一鍋沸湯攙一杓冷水相似。如此做工夫。定有到家時節。

佛跡頤菴真禪師普說

信有十分。疑有十分。疑有十分。悟有十分。可將平生所見所聞。惡知惡解。奇言妙句。禪道佛法。貢高我慢等心。徹底傾瀉。只就未明未了的公案上。距定脚頭。竪起脊梁。無分晝夜。直得東西不辨南北不分。如有氣的死人相似。心隨境化。觸著還知。自然念慮內忘。心識路絕。忽然打破髑髏。元來不從他得。那時豈不慶快平生者哉。

徑山大慧杲禪師答問

今時有自眼不明。只管教人死獦狙地休去歇去。又教人隨緣管。帶忘情默照。又教人是事莫管。如是諸病。枉用工夫。無有了期。但只存心一處。無有不得者。時節因緣到來。自然觸著磕著。噴地醒去○把自家心識。緣世間塵勞的。回來底在般若上。縱今生打未徹。臨命終時。定不為惡業所牽。來生出頭。定在般若中。見成受用。此是決定的事。無可疑者○但自時時提撕。妄念起時。亦不必將心止遏。只看箇話頭。行也提撕。坐也提撕。提撕來。提撕去。沒滋味。那時便是好處。不得放捨。忽然心華發明。照十方剎。便能於一毛端。現寶王剎。坐微塵裏。轉大法輪。

評曰。師自云。他人先定而後慧。某甲先慧而後定。蓋話頭疑破。所謂休去歇去者。不期然而然矣。

蒙山異禪師示眾

某年二十。知有此事。至三十二。請益十七八員長老。問他做工夫。都無端的。後參皖山長老。教看無字。十二時中。要惺惺如猫捕鼠。如鷄抱卵。無令間斷。未透徹時。如鼠咬棺材。不可移易。如此做去。定有發明時節。於是晝夜孜孜體究經十八日。吃茶次。忽會得世尊拈花迦葉微咲。不勝歡喜。求決三四員長老。俱無一語。或教只以海印三昧一印印定。餘俱莫管。便信此說。過了二載。景定五年六月。在四川重慶府。患痢晝夜百次。危劇瀕死。全不得力。海印三昧。也用不得。從前解會的。也用不得。有口說不得。有身動不得。有死而已。業緣境界。俱時現前。怕怖惶惶。眾苦交逼。遂強作主宰。分付後事。高著蒲團。裝一爐香。徐起坐定默禱三寶龍天。悔過從前諸不善業。若大限當盡。願承般若力。正念托生。早早出家。若得病愈。便棄俗為僧。早得悟明。廣度後學。作此願已。提箇無字。回光自看。未久之間。臟腑三四回動。只不管他。良久眼皮不動。又良久。不見有身。只話頭不絕。至晚方起。病退一半。復坐至三更四點。諸病盡退。身心輕安。八月至江陵落髮。一年起單行脚。途中炊飯。悟得工夫須是一氣做成。

不可斷續。到黃龍歸堂。第一次睡魔來時。就座抖擻精神。輕輕敵退。第二次亦如是退。第三次睡魔重時。下地禮拜消遣。再上蒲團。規式已定。便趁此時。打併睡魔。初用枕短睡。後用臂。後不放倒身。過二三夜。日夜皆倦。脚下浮逼逼地。忽然眼前如黑雲開。自身如新浴出。一般清快。心下疑團愈盛。不著用力。綿綿現前。一切聲色五欲八風。皆入不得。清淨如銀盆盛雪相似。如秋空氣肅相似。却思工夫雖好。無可決擇。起單入浙。在路辛苦。工夫退失。至承天孤蟾和尚處歸堂。自誓未得悟明。斷不起單。月餘工夫復舊。其時遍身生瘡亦不顧。捨命趁逐工夫。自然得力。又做得病中工夫。因赴齋出門。提話頭而行不覺。行過齋家。又做得動中工。夫到此却似透水月華。急灘之上亂波之中。觸不散。蕩不失。活鱍鱍地。三月初六日坐中。正舉無字。首座入堂燒香。打香盒作聲。忽然[口@力]地一聲。識得自己。捉敗趙州。遂頌云。沒興路頭窮。踏翻波是水。超群老趙州。面目只如此。秋間臨安見雪巖．退耕．石坑．虛舟．諸大老。舟勸往皖山。山問。光明寂照遍河沙。豈不是張拙秀才語。某開口。山便喝出。自此行坐飲食皆無意思。經六箇月。次年春。因出城回。上石梯子。忽然胸次疑礙氷釋。不知有身在路上行。乃見山。山又問前語。某便掀倒禪床。却將從前數則。極諸訛公案。一一曉了。諸仁者。參禪大須仔細。山僧若不得重慶一病。幾乎虛度。要緊在遇正知見人。所以古人朝參暮請。決擇身心。孜孜切切。究明此事。

評曰。他人因病而退惰。此老帶病精修。終成大器。豈徒然哉。禪人病中。當以是痛自勉勵。

楊州素菴田大士示眾

近來篤志參禪者少。纔參箇話頭。便被昏散二魔纏縛。不知昏散與疑情正相對治。信心重則疑情必重。疑情重則昏散自無。

處州白雲無量滄禪師普說

二六時中。隨話頭而行。隨話頭而住。隨話頭而坐。隨話頭而臥。心如棘栗蓬相似。不被一切人我無明五欲三毒等之所吞噉。行住坐臥。通身是箇疑團。疑來疑去。終日呆椿椿地。聞聲覩色。管取[口@力]地一聲去在。

四明用剛軟禪師答禪人書

做工夫須要起大疑情。汝工夫未有一月半月成片。若真疑現前撼搖不動。自然不怕惑亂。秖管勇猛忿去。終日如呆的漢子相似。到恁麼時。不怕甕中走鼈。

袁州雪巖欽禪師普說

時不待人。轉眼便是來生。何不趁身強力健。打教徹去。討教明白去。何幸又得在此名山大澤神龍世界祖師法窟僧堂明淨。粥飯清潔。湯火穩便。若不向這裏打教徹討教明白去。是爾自暴自棄。自甘陸沈。為下劣愚癡之漢。若果是茫無所知。何不博問先知。凡遇五參。見曲彔床上老漢橫說竪說。何不歷在耳根。反覆尋思。畢竟是箇甚麼道理○山僧五歲出家。在上人侍下。見與賓客交談。便知有此事。便信得及。便學坐禪。十六為僧。十八行脚。在雙林遠和尚會下。打十方。從朝至暮不出戶庭。縱入眾寮。至後架。袖手當胸。不左右顧。目前所視不過三尺。初看無字。忽於念頭起處。打一箇返觀。這一念當下氷冷。直是澄澄湛湛不動不搖。過一日如彈指頃。都不聞鐘鼓之聲。十九在靈隱掛搭。見處州來書。說欽禪爾這工夫是死水。不濟事。動靜二相。打作兩橛。參禪須是起疑情。小疑小悟。大疑大悟。被州說得著。便改了話頭。看箇乾屎橛。一味東疑西疑。橫看竪看。却被昏散交攻。頃刻潔淨也不能得。移單過淨慈。結甲七箇兄弟坐禪。封被脊不沾席。外有修上座。每日在蒲團上。如箇鐵鏊子相似。地上行時開兩眼。垂兩臂。亦如箇鐵鏊子相似。要與親近說話。更不可得。因兩年不倒身。捱得昏困。遂一放都放了。兩月後。從前整頓得這一放。十分精神。元來要究明此事。不睡也不得。須是到中夜熟睡一覺。方有精神。一日廊下見修。方得親近。却問去年要與爾說話。只管避我。如何。修云。真正辦道人。無剪爪之工。更與爾說話在。因問。即今昏散打屏不去。修道爾自不猛烈。須是高著蒲團。竪起脊梁。盡渾身併作一箇話頭。更討甚昏散。依修做工夫。不覺身心俱忘。清清三晝夜。兩眼不交睫。第三日午後。在三門下。如坐而行。又撞見修。問爾在此做甚麼。答云辦道。修云。爾喚甚麼作道。遂不能對。轉加迷悶。即欲歸堂坐禪。又撞見首座道。爾但大開了眼。看是甚麼道理。又被提這一句。只欲歸堂。纔上蒲團。面前豁然一開。如地陷一般。是時呈似人不得。非世間一切相可喻。便下單尋修。修見便道且喜且喜。握手門前柳堤上行一轉。俯仰天地間。森羅萬象眼見耳聞。向來所厭。所棄之物。與無明煩惱。元來都是自己妙明。真性中流出。半月餘動相不生。可惜不遇大手眼尊宿。不合向這裏坐住。謂之見地不脫。礙正知見。每於睡著時。打作兩橛。公案有義路者。則理會得。如銀山鐵壁者。却又不會。雖在無準先師會下。多年入室陞座。無一語打著心下事。經教語錄上。亦無一語可解此病。如是礙在胸中者十年。一日在天目佛殿上行。擡眼見一株古柏。觸目省發。向來所得境界。礙膺之物。撲然而散。如闇室中出在白日。從此不疑生。不疑死。不疑佛。不疑祖。始得見徑山老

人立地處。好與三十拄杖。

天目高峯妙禪師示眾

此事只要當人的有切心。纔有切心。真疑便起。疑來疑去。不疑自疑。從朝至暮。粘頭綴尾。打成一片。撼亦不動。趁亦不去。昭昭靈靈。常現在前。此便是得力時也。更須確其正念慎無二心。至於行不知行。坐不知坐。寒熱饑渴。悉皆不知。此境界現前。即是到家消息。也巴得搆。也撮得著只待時刻而已。却不得見恁麼說。起一念精進心求之。又不得將心待之。又不得縱之棄之。但自堅凝正念。以悟為則。當此之時。有八萬四千魔軍。在汝六根門頭伺候。一切奇異善惡等事。隨汝心現。汝若瞥起毫釐著心。便墮他圈績。被他作主。受他指揮。口說魔話。身行魔事。般若正因。從茲永絕。菩提種子。不復生芽。但莫起心。如箇守屍鬼子。守來守去。疑團子欻然爆地一聲。管取驚天動地○某甲十五出家。二十更衣。入淨慈。立三年死限學禪。初參斷橋和尚。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。意分兩路。心不歸一。後見雪巖和尚。教看無字。又令每日上來一轉。如人行路。日日要見工程。因見說得有序。後竟不問做處。一入門。便問。誰與爾抟這死屍來。聲未絕。便打出。次後徑山歸堂。夢中忽憶。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自此疑情頓發。直得東西不辨。南北不分。第六日隨眾閣上諷經。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。末兩句云。百年三萬六千朝。返覆元來是這漢。日前抟死屍句子。驀然打破。直得魂飛膽喪。絕後再甦。何啻放下百二十斤擔子。其時正二十四歲。滿三年限。次後被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。答曰作得。又問。睡夢中作得主麼。答云作得。又問。正睡著無夢時。主在何處。於此無言可對。無理可伸。和尚囑云。從今不要爾學佛學法窮古窮今。只饑來吃飯。困來打眠。纔眠覺來。抖擻精神。我這一覺。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。安身立命。自誓[拚-ム+去]一生。做箇癡獃漢。定要見這一著子明白。經及五年。一日睡覺正疑此事。忽同宿道友。推枕子落地作聲。驀然打破疑團。如在網羅中跳出。所有佛祖諸訛公案。古今差別因緣。無不了了。自此安邦定國。天下太平一念無為。十方坐斷。

評曰。前示眾。做工夫一段。至為切要。學者宜書諸紳。其自敘中所云。饑來吃飯困來打眠。是發明以後事。莫錯會好。

鐵山瓊禪師普說

山僧十三歲。知有佛法。十八出家。二十二為僧。先到石霜。記得祥菴主教時時觀見鼻頭白。遂得清淨。後有僧。自雪巖來。寫得巖坐禪箴看。我做工夫却不曾從這裏過。因

到雪巖。依彼所說做工夫。單提無字。至第四夜通身汗流。十分清爽繼得歸堂。不與人說話。專一坐禪。後見妙高峯。教十二時中莫令有間。四更起來。便摸索話頭。頓在面前。略覺困睡。便起身下地。也是話頭。行時步步不離話頭。開單展鉢。拈匙放箸。隨眾等事。總不離話頭。日間夜間。亦復如是。打成片段。未有不發明者。依峯開示。做工夫。果得成片。三月二十日。巖上堂云。兄弟家久在蒲團上瞌睡。須下地走一遭。冷水盥嗽。洗開兩眼。再上蒲團。竪起春梁。壁立萬仞。單提話頭。如是用功。七日決定悟去。此是山僧四十年前已用之工。某即依彼所說。便覺工夫異常。第二日。兩眼欲閉而不能閉。第三日。此身如在虛空中行。第四日。曾不知有世間事。其夜倚欄杆少立。泯然無知。檢點話頭。又不打失。轉身上蒲團。忽覺。從頭至足。如劈破髑髏相似。如萬丈井底被提在空中相似。此時無著歡喜處。舉似巖。巖云未在。更去做工夫。求得法語。末後云。紹隆佛祖向上事。腦後依前欠一槌。心下道。如何又欠一槌。不信此語。又似有疑。終不能決。每日堆堆坐禪。將及半載。一日因頭痛煎藥。遇覺赤鼻。問那吒太子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話。記得被悟知客問。不能對。忽然打破這疑團。後到蒙山。山問參禪。到甚麼處是畢工處。遂不知頭。山教再做定力工夫。洗盪塵習。每遇入室下語。只道欠在。一日晡時坐至更盡。以定力挨拶。直造幽微。出定見山說此境已。山問。那箇是爾本來面目。正欲下語。山便閉門。自此工夫日有妙處。蓋以離巖太早。不曾做得細密工夫。幸遇本色宗匠。乃得到此。元來工夫做。得緊峭則時時有悟入。步步有剝落。一日見壁上三祖信心銘云。歸根得旨。隨照失宗。又剝了一層。山云。箇事如剝珠相似。愈剝愈光。愈明愈淨。剝一剝。勝他幾生工夫也。但下語猶只道欠在。一日定中。忽觸著欠字。身心豁然。徹骨徹髓。如積雪卒然開霽。忍俊不禁。跳下地來。擒住山云。我欠少箇甚麼。山打三掌。某禮三拜。山云。鉄山這一著子幾年。今日方了○暫時話頭不在。如同死人。一切境界逼迫臨身。但將話頭。與之抵當。時時檢點話頭。動中靜中。得力不得力。又定中不可忘却話頭。忘話頭則成邪定。不得將心待悟。不得文字上取解會。不得些少覺觸以為了事。但教如癡如呆去。佛法世法打成一片。施為舉措只是尋常。惟改舊時行履處。古云。大道從來不屬言。擬談玄妙。隔天淵。直須能所俱忘却。始可饑飡困則眠。

天目斷崖義禪師示眾

若要超凡入聖。永脫塵勞。直須去皮換骨。絕後再甦。如寒灰發焰枯木重榮。豈可作容易想。我在先師會下多年。每被大棒無一念遠離心。直至今日。觸著痛處。不覺淚流。豈似爾等咬著些子苦味。便掉頭不顧。

天目中峯本禪師示眾

先師高峯和尚。教人惟以所參話頭。蘊之於懷。行也如是參。坐也如是參。參到用力不及處留意不得時。驀忽打脫。方知成佛。其來舊矣。這一著子。是從上佛祖了生脫死之已驗三昧。惟貴信得及久遠不退轉。更無有不獲其相應者○看話頭做工夫。最是立脚穩當。悟處親切。縱此生不悟。但信心不退。不隔一生兩生。更無不獲開悟者○或三十年二十年。未即開悟。不須別求方便。但心不異緣。意絕諸妄。孜孜不捨。只向所參話上。立定脚頭。[拚-厶+去]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。誰管三生五生。十生百生。若不徹悟。決定不休。有此正因。不患大事之不了明也○病中做工夫。也不要爾精進勇猛。也不要爾撐眉努目。但要爾心如木石。意若死灰。將四大幻身。撇向他方世界之外。由他病也得。活也得。死也得。有人看也得。無人看也得。香鮮也得。臭爛也得。醫得健來。活到一百二十歲也得。如或便死。被宿業牽。入鑊湯爐炭裏也得。如是境界中。都不動搖。但切切將箇沒滋味話頭。向藥爐邊枕頭上。默默咨參。不得放捨。

評曰。此老千言萬語。只教人看話頭。做真實工夫。以期正悟。諄切透快。千載而下。如耳提面命。具存全書。自應遍覽。

師子峯天如則禪師普說

生不知來處。謂之生大。死不知去處。謂之死大。臘月三十日到來。只落得手忙脚亂。何況前路茫茫。隨業受報。正是要緊事在。這箇是生死報境。若論生死業根。即今一念隨聲逐色。使得七顛八倒者便是。由是佛祖。運大慈悲。或教爾參禪。或教爾念佛。令汝掃除妄念。認取本來面目。做箇洒洒落落大解脫漢。而今不獲靈驗者。有三種病。第一不遇真善知識指示。第二不能痛將生死大事為念。悠悠漾漾。不覺打在無事甲裏。第三於世間虛名浮利。照不破。放不下。妄緣惡習上坐不斷。擺不脫。境風扇動處。不覺和身輥入業海中。東飄西泊去。真正道流。豈肯恁麼。當信祖師道。雜念紛飛。如何下手。一箇話頭。如鐵掃箒。轉掃轉多。轉多轉掃。掃不得。[拚-厶+云]命掃。忽然掃破太虛空。萬別千差一路通。諸禪德。努力今生須了却。莫教永劫受餘殃○又有自疑念佛與參禪不同。不知參禪只圖識心見性。念佛者悟自性彌陀唯心淨土。豈有二理。經云。憶佛念佛現前當來。必定見佛。既曰現前見佛。則與參禪悟道有何異哉○答或問云。但將阿彌陀佛四字。做箇話頭。二六時中。直下提撕。至於一念不生。不涉階梯。徑超佛地。

智徹禪師淨土玄門

念佛一聲。或三五七聲。默默返問。這一聲佛。從何處起。又問這念佛的是誰。有疑只管疑去。若問處不親。疑情不切。再舉箇畢竟這念佛的是誰。於前一問。少問少疑。只向念佛是誰。諦審諦問。

評曰。徑無前問只看這念佛的是誰亦得。

汝州香山無聞聰禪師普說

山僧初見獨翁和尚。令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。後同雲峯月山等六人。立願互相究竟。次見淮西教無能。令提無字。次到長蘆。結伴煉磨。後遇淮上敬兄。問云。爾六七年有甚見地。某答。每日只是心下無一物。敬云。爾這一絡索甚處出來。某心裏似知不知。不敢開口。敬見我做處無省發。乃云。爾定中工夫不失動處便失。某被說著。心驚便問。畢竟明此大事。應作麼生。敬云。爾不聞川老子道。要知端的意。北斗面南看。說了便去。某被一問直得。行不知行。坐不知坐。五七日間。不提無字。倒只看要知端的意。北斗面南看。忽到淨頭寮。在一木上。與眾同坐。只是疑情不解。有飯食頃。頓覺心中空亮輕清。見情想破裂。如剝皮相似。目前人物。一切不見。猶如虛空。半昧省來。通身汗流。便悟得北斗面南看。遂見敬下語作頌。都無滯礙。尚有向上一路。不得洒落。後入香巖山中過夏。被蚊子咬兩手不。定。因念古人為法忘軀。何怖蚊子。盡情放下咬定牙關。揑定拳頭。單提無字。忍之又忍。不覺身心歸寂。如一座屋倒却四壁。體若虛空。無一物可當情。辰時一坐。未時出定。自知佛法不誤人。自是工夫不到。然雖見解明白。尚有微細隱密妄想未盡。又入光州山中。習定六年。陸安山中又住六年。光州山中又住三年。方得頴脫。

評曰。古人如是勤辛。如是久遠方得相應。今人以聰明情量。剎那領會。而猶欲自附於頓悟。豈不謬哉。

獨峯和尚示眾

學道之士。那裏是入手處。提箇話頭。是入手處。

般若和尚示眾

兄弟家。三年五年做工夫。無箇入處。將從前話頭拋却。不知行到中途而廢。可惜前來許多心機。有志之士。看眾中柴乾水便僧堂溫煖。發願三年不出門。決定有箇受用。有等纔做工夫。心地清淨。但見境物現前。便成四句。將謂是大了當人。口快舌便。誤了一生。三寸氣消。將何保任。佛子。若欲出離。參須直參。悟須實悟○或話頭綿密無有間斷。不知有身。謂之人忘法未忘。有到此忘其本身。忽然記得。如在夢中跌下萬仞洪崖。只顧救命遂成風癲。到此須是緊提話頭。忽然連話頭。都忘謂之人法雙忘。驀地冷灰豆爆。始知張公吃酒。李公醉。正好來般若門下吃棒。何以故。更須打破諸祖重關。遍參知識。得知一切淺深。却向水邊林下。保養聖胎。直待龍天推出。方可出來扶揚宗教。普度群生。

雪庭和尚示眾

十二時中。一貧如洗。看箇父母未生前。那箇是我本來面目。不管得力不得力昏散不昏散。只管提撕去。

仰山古梅友禪師示眾

須要發勇猛心。立決定志。將平生悟得的學得的。一切佛法四六文章語言三昧。一掃掃向大洋海裏去。更莫舉著。把八萬四千微細念頭。一坐坐斷。却將本參話頭。一提提起疑來疑去。拶來拶去。凝定身心。討箇分曉。以悟為則。不可向公案上卜度經書上尋覓。直須卒地斷爆地拆方始到家。若是話頭提不起連舉三遍。便覺有力。若身力疲倦。心識怉懆。却輕輕下地。打一轉再上蒲團。將本參話。如前挨拶。若纔上蒲團。便打磕睡。開得眼來。胡思亂想。轉身下地。三三兩兩。交頭接耳。大語細話。記取一肚皮語錄經書。逞能舌辨。如此用心。臘月三十日到來。總用不著。

衢州傑峯愚禪師示五臺善講主

假饒文殊放金色光。與汝摩頂。師子被爾騎來。觀音現千手眼。鸚哥被爾捉得。皆是逐色隨聲。於爾自己有何利益。要明己躬大事。透脫生死牢關。先須截斷一切聖凡虛妄見解。十二時中。回光返照。但看箇不是心不是物不是佛。是箇甚麼。切莫向外邊尋討。設有一毫佛法神通聖解。如粟米粒大。皆為自欺。總是謗佛謗法。直須參到脫體無依。纖毫不立處。著得隻眼。便見青州布衫。鎮州蘿蔔。皆是自家所用之物。更不須別求神

通聖解也。

靈隱瞎堂禪師對制

宋孝宗皇帝問。如何免得生死。對曰。不悟大乘道。終不能免。又問。如何得悟。對曰。本有之性。以歲月磨之。無不悟者。

大乘山普巖斷岸和尚示眾

萬法歸一。一歸何處。不得不看話頭。守空靜而坐。不得念話頭。無疑而坐。如有昏散。不用起念排遣。快便舉起話頭。抖擻身心。猛著精采。更不然下地經行。覺昏散去。再上蒲團。忽爾不舉自舉。不疑自疑。行不知行。坐不知坐。惟有參情。孤孤迥迥。歷歷明明。是名斷煩惱處。亦名我喪處。雖然如是。未為究竟。再加鞭策。看箇一歸何處。到這裏提撕話頭。無節次了也。惟有疑情。忘即舉之。直至返照心盡。是名法亡。始到無心處也。莫是究竟麼。古云。莫謂無心云是道。無心猶隔一重關。忽地遇聲遇色。磕著撞著。大咲一聲。轉身過來。便好。道懷州牛吃禾。益州馬腹脹。

古拙禪師示眾

諸大德何不起大精進。對三寶前深發重願。若生死不明。祖關不透。誓不下山。向長連床上七尺單前。高掛鉢囊。壁立千仞。盡此一生。做教徹去。若辦此心。決不相賺。如其發心不真。志不猛勵。這邊經冬。那邊過夏。今日進前。明日退後。久久摸索不著。便道般若無靈驗。却向外邊。記一肚。抄一部。如臭糟瓶相似。聞者未免惡心嘔吐。直做到彌勒下生。有何干涉。苦哉。

太虛禪師示眾

如未了悟。須向蒲團上冷坐。十年二十年三十年。看箇父母未生前面目。

楚石琦禪師示眾

兄弟。開口便道。我是禪和。及問他如何是禪。便東覷西覷。口如扁擔相似。苦哉屈哉。喫著佛祖飯。不去理會本分事。爭持文言俗句。高聲大語。略無忌憚。全不識羞。有般

底不去蒲團上。究明父母未生以前本來面目。冷地裏學客春。指望求福。懺除業障。與道太遠在○凝心斂念。攝事歸空。念想纔生。即便遏捺。如此見解。即是落空亡的。外道魂不返的死人。又有妄認能嗔能喜能見能聞。認得明白了。便是一生參學事畢。我且問爾。無常到時。燒作一堆灰。這能嗔能喜能見能聞的。什麼處去也。恁麼參的是藥汞銀禪。此銀非真。一煆便流。因問爾。尋常參箇什麼。答道。有教參萬法歸一一歸何處。又教我只如此會。今日方知。不是。就和尚請箇話頭。我道古人公案。有什麼不是。汝眼本正。因師故邪。累請不已。向道去。參狗子無佛性話。忽然打破漆桶。却來山僧手裏。喫棒。

評曰。天如而下。皆元末及　國初尊宿。若傑峯古拙楚石。則身經二代者也。楚石為妙喜五世孫。而其見地如日光月明。機辨如雷烈風迅。直截根原。脫落枝葉。真無愧妙喜老人矣。天如以至今日。無四休者。獨其語皆提持向上極則事。教初學人做工夫處絕少。僅得一二錄。如左。

高麗普濟禪師答李相國書

既曾於無字話提撕。不必改參也。況舉起別話頭時。曾參無字。必於無字。有小熟因地。切莫移動。切莫改參。但於二六時中四威儀內。舉起話頭。莫待幾時悟不悟。亦莫管有滋味無滋味。亦莫管得力不得力。拶到心思不及意慮不行。即是諸佛諸祖放身命處。

評曰。此語錄萬曆丁酉。福建許元真東征。得之朝鮮者。中國未有也。因錄其要。而識之。

楚山琦禪師解制

諸大德九十日中。還曾證悟也無。如其未悟。則此一冬。又是虛喪了也。若是本色道流。以十方法界為箇圓覺期。莫論長期短期。百日千日。結制解制。但以舉起話頭為始。若一年不悟。參一年。十年不悟。參十年。二十年不悟。參二十年。盡平生不悟。決定不移此志。直須要見箇真實究竟處。方是放參之日也○如未能言前契旨。但將一句阿彌陀佛。置之懷抱。默默體究。常時鞭起疑情。這念佛的是誰。念念相續。心心無間。如人行路到水窮山盡處。自然有箇轉身的道理。[口@力]地一聲。契入心體。

評曰。舉起話頭為進期。真實究竟為出期。當牢記取。

天真毒峯善禪師示眾

果欲了脫生死。先須發大信心。立弘誓願。若不打破所參公案。洞見父母未生前面目。坐斷微細現行生死。誓不放捨本參話頭。遠離真善知識。貪逐名利。若故違此願。當墮惡道。發此大願。防護其心。方堪領受公案。或看無字。要緊在因甚狗子無佛性上著力。或看萬法歸一。要緊在一歸何處。或參究念佛。要緊在念佛的是誰。回光返照深入疑情。若話頭不得力。還提前文。以至末句。使首尾一貫方有頭緒。可致疑也。疑情不斷。切切用心。不覺舉步翻身。打箇懸空筋斗。却再來吃棒。

空谷隆禪師示眾

不可呆蠢蠢地念箇話頭。亦不可推詳計較。但時中憤然要明此事。忽爾懸崖撒手。打箇翻身。方見孤明歷歷。到此不可耽著。還有腦後一槌。極是難透。爾且恁麼參去○不參自悟。上古或有之。自餘未有不從力參而得悟者○優曇和尚。令提念佛的是誰。汝今不必用此等法。只平常念去。但念不忘。忽然觸境。遇緣。打著轉身一句。始知寂光淨土不離此處。阿彌陀佛不越自心。

評曰。但時中憤然要明此事。此句甚妙。該攝看話頭之法。曲盡。

天奇和尚示眾

汝等從今發決定心。晝三夜三。舉定本參。看他是箇甚麼道理。務要討箇分曉。日久歲深。不煉昏沈。昏沈自退。不除散亂。散亂自絕。純一無雜。心念不生。忽然會得。如夢而醒。覆看從前。俱是虛幻當體本來現成萬象森羅全機獨露。於這大明國裏。也不枉為人。向此法門。也不枉為僧。却來隨緣度日。豈不暢哉。豈不快哉○終日念佛。不知全是佛念。如不知。須看箇念佛的是誰。眼就看定。心就舉定。務要討箇下落。

評曰。毒峯天奇。皆教參究念佛。空谷何故謂。不必用此等法。蓋是隨機不同。任便無礙。

古音琴禪師示眾

坐中所見善惡。皆由坐時。不起觀察。不正思惟。但只瞑目靜坐。心不精采。意順境流。半夢半醒。或貪著靜境。為樂致見種種境界。夫正因做工夫者。當睡便睡一覺。一醒便起。抖擻精神。挪挲眼目。咬住牙根。捏緊拳頭。直看話頭落在何處。切莫隨昏隨沈。絲毫外境不可采著○行住坐臥之中。一句彌陀莫斷。須信因深果深。直教不念自念。若能念念不空。管取念成一片。當念認得。念人彌陀與我同現。

異巖登禪師釋疑集

問。學人參求知識。或令提箇話頭。或令疑箇話頭。同耶別耶。答。纔舉話頭。當下便疑。豈有二理。一念提起。疑情即現。覆去翻來精研推究。功深力極。自得了悟。

評曰。釋疑集中。此一段文。最為精當。今人頗有滯此二端而不決者。蓋未曾實做工夫故也。

月心和尚示眾

憤起新鮮志氣。舉箇話頭。要於結末字上。疑情永長。沈沈痛切。或杜口默參。或出聲追審。如失重物。務要親逢親得。日用中一切時一切處。更無二念。

△諸祖苦功節略第二

獨坐靜室

道安大師。獨坐靜室十有二年。[歹*覃]精搆思。乃得神悟。

評曰。此老竭精思。乃得神悟。不是一味靜坐便了。

懸崖坐樹

靜琳禪師。棄講習禪。昏睡惑心。有懸崖。下望千仞。旁出一樹。以草藉之。趺坐其上。一心繫念。動經宵日。怖死既重。專精不二。後遂超悟。

草食木棲

通達禪師。入太白山。不齎糧粒。饑則食草。息則依樹。端坐思玄。五年不息。因以本打塊。塊破廓然大悟。

評曰。饒汝草食樹棲。若不思玄。漫爾多載。異於深山之野人者。幾希。

衣不解帶

金光照禪師。十三出家。十九入洪陽山。依迦葉和尚。服勤三載。衣不解帶。寢不沾席。又在姑射山。亦如是。豁然啟悟。

引錐自刺

慈明谷泉瑯琊三人。結伴參汾陽。時河東苦寒。眾人憚之。慈明志在於道。曉夕不忘。夜坐欲睡。引錐自刺。後嗣汾陽。道風大振。號西河師子。

暗室不忽

宏智禪師。初侍丹霞淳。因與僧徵詰公案。不覺大咲。淳責曰。汝咲這一聲。失了多少好事。不見道暫時不在。如同死人。智再拜伏膺。後雖在闇室。未嘗敢忽。

評曰。論道而咲。古人尚呵。今世諦詼諧。捧腹無厭。丹霞見之。又當何如。

晚必涕泣

伊菴權禪師。用功甚銳。至晚必流涕曰。今日又只恁麼空過。未知來日工夫如何。師在眾。不與人交一言。

三年力行

晦堂心禪師。自言初入道。自恃甚易。逮見黃龍先師。退思日用與理矛盾極多。遂力行之。三年祈寒溽暑。確志不移。方得事事如理。而今欬唾掉臂。也是祖師西來意。

圓枕警睡

喆侍者。睡以圓木為枕。小睡則枕轉。覺而復起。率以為常。或謂用心太過。答云。我於般若緣分素薄。若不如此。恐為妄習所牽。

被雨不覺

全菴主。為道猛烈。無食息暇。一日倚欄看狗子話。雨來不覺。衣濕方知。

誓不展被

佛燈珣禪師。依佛鑒。隨眾咨請。邈無所入。嘆曰。此生若不徹證。誓不展被。於是四十九日。只靠露柱立地。如喪考妣。乃得大悟。

擲書不顧

鐵面昺禪師。行脚時。離鄉未久。聞受業一夕遺火悉為煨燼。得書擲之地曰。徒亂人意耳。

堅誓省發

靈源清禪師。初參黃龍心。隨眾問答。茫然不知端倪。夜誓佛前曰。當盡形壽以法為檀。願早開解。後閱玄沙語。倦而倚壁。起經行。步促遺履。俯就之。忽大悟。

無時異緣

圓悟勤禪師。再參東山演。為侍者。窮參力究。自云。山僧在眾無一時異緣。十年方得打徹。

評曰。十年之間。無一時異緣。試問今一日間。異緣多少。何時得打徹去也。

造次不忘

牧菴忠禪師。初習台教。後志禪宗。謁龍門眼。造次之頃不忘提撕。適縱步水磨。見額云。法輪常轉。忽大悟。

忘抵河津

慶壽享禪師。參鄭州普照寶公。朝夕精勤。一日以事往睢陽。過趙渡。疑情不散。忘其抵津。同行覺之曰。此河津也。豁然悲喜交集。以白寶公。公曰。此僵臥漢。未在。因教看日面佛語。一日雲堂靜坐。聞板聲大悟。

寢食兩忘

松源岳禪師。初以居士參應菴華。不契。愈自奮勵見密菴傑。隨問隨答。密嘆曰。黃楊木禪耳。奮勵彌切至忘寢食。會密入室問僧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。師從傍大悟。

口體俱忘

高峯妙禪師。在眾脅不沾席。口體俱忘。或時如廁中單而出。或時發函不扃而去。後徑山歸堂。大悟。

諸緣盡廢

傑峯愚禪師。初參古厓石門。佩受法語。晝夜兀坐。不契。後參止嚴。舉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。愈疑乃諸緣盡廢。寢食俱不覺知。如氣絕者。一夕坐至夜分。聞隣僧咏證道歌云。不除妄想。不求真。豁然如釋重負。有夜半忽然忘月指。虛空迸出日輪紅之句。

杜門力參

移剌楚材丞相。參萬松老人。屏斥家務。杜絕人跡。雖祈寒溽暑。無日不參。焚膏繼晷廢寢。忘飡者幾三年。乃獲印證。

評曰。如是用心。如是證道。是之謂在家菩薩也。喫得肉。已飽來尋僧說禪。獨何為哉。

以頭觸柱

中峯本禪師。侍高峯死關。晝夜精勤。困則以頭觸柱。一日誦金剛經。至荷擔如來處。恍然開解。自謂所證未極。彌益勤苦。咨決無怠。及觀流水。乃大悟。

評曰。自謂所證未極。故終至極處。今之以途路為到家者眾矣。嗟夫。

關中刻苦

毒峯善禪師。在淸溪進關。不設臥榻。惟置一橙。以悟為則。一夕昏睡。不覺夜半。乃去橙。晝夜行立。又倚壁睡去誓不傍壁。遼空而行。身力疲勞。睡魔愈重。號泣佛前。百計逼拶。遂得工夫日進。聞鍾聲。忽不自由。偈示。沈沈寂寂絕施為。觸著無端。吼似雷。動地一聲消息盡。髑髏粉碎夢初回。

脅不至席

璧峯金禪師。參晉雲海。示以萬法公案。疑之三年。偶摘蔬次。忽凝然久之。海問子定耶。對曰定動不關。海問定動不關。是甚麼人。金以筐示之。海不肯。金撲筐於地。亦不肯。爾後工夫益切。脅不至席。一坐七日。一日聞伐木聲。大悟。

獨守鈍工

西蜀無際禪師。初做工夫。四指大書帖亦不看。只是拍。盲做鈍工夫。乃得大徹大悟。

評曰。此意極是。但不明教理者。未宜效嚬。

禪關策進

後集一門

△諸經引證節略

大般若經

空中聲告常啼菩薩言。汝東行求般若。莫辭疲倦。莫念睡眠。莫思飲食。莫想晝夜。莫怖寒熱。於內外法。心莫散亂。行時不得左右顧視。勿觀前後上下四維等。

華嚴經

勤首菩薩偈云。

如鑽燧取火。未出而數息。火勢隨至滅。
懈怠者亦然。

釋曰。當以智慧鑽注一境。以方便繩善巧迴轉。心智無住。四儀無間。則聖道可生。瞥爾起心。暫時忘照。皆名息也。

大集月藏經

若能精勤。繫念不散。則休息煩惱。不久得成無上菩提。

十六觀經

佛告韋提希。應當專心繫念一處。

出曜經

智者以慧鍊心。尋究諸垢。猶如鑛鐵。數入百鍊。則成精金。猶如大海。日夜沸動。則成大寶。人亦如是。晝夜役心不止。便獲果證。

評曰。今人但知息心而入禪那。寧知役心而獲果證。

大灌頂經

禪思比丘。無他想念。惟守一法。然後見心。

遺教經

夫心者制之一處。無事不辦。

評曰。守一法。制一處。幸有此等語言在。

楞嚴經

又以此心。內外精研○又以此心。研究精極。

彌陀經

執持名號。一心不亂。

評曰。只此一心不亂四字。參禪之事畢矣。人多於此忽之。

楞伽經

若欲了知。能取所取。分別境界。皆是心之所現者。當離憒鬧昏滯睡眠。初中後夜。勤加修習。

金剛般若經

薩陀波崙菩薩。七歲經行住立。不坐不臥。

寶積經

佛告舍利弗。彼二菩薩行精進時。於千歲中。未曾一彈指頃被睡眠之所逼惱。於千歲中。未曾起念稱量飲食醎淡美惡。於千歲中。每乞食時。未曾觀授食人為男為女。於千歲中。居止樹下。未曾仰面觀於樹相。於千歲中。未曾緣念親里眷屬。於千歲中。未曾起念我欲剃頭。於千歲中。未曾起念從熱取涼從寒取溫。於千歲中。未曾論說世間無益之語。

評曰。此是大菩薩境界。雖非凡夫所及。然不可不知。

大集經

法悟比丘。二萬年中。常修念佛。無有睡眠。不生貪嗔等。不念親屬衣食資身之具。

念佛三昧經

舍利弗。二十年中。常勤修習毘婆舍那。行住坐臥。正念觀察。曾無動亂。

自在王菩薩經

金剛齊比丘。修習正法。諸魔隱身伺之。千歲伺之。不見一念心散可得惱亂。

如來智印經

輪王慧起捨國出家。三千歲繫念。亦不倚臥。

中阿含經

尊者阿那律陀。尊者難提。尊者金毘羅。共住林中。後先乞食。各歸坐禪。至於晡時。先從坐起者。或汲瓶水。能勝獨舉。如不能勝。則便以手招一比丘。兩人共舉。各不相語。五日一集。或兩說法。或聖默然。

評曰。此萬世結伴修行之良法也。

雜譬喻經

波羅柰國。一人出家。自誓不得應真。終不臥息。晝夜經行。三年得道。又羅閱祇國。一沙門。布草為褥。坐其上。自誓云。不得道終不起。但欲睡眠。以錐刺髀。一年之中。得應真道。

雜阿含經

如是比丘。精勤方便。肌膚瘦損。筋連骨立。不捨善法。乃至未得所應得者。不捨精進。

常攝其心。不放逸住。

評曰。所應得須知。應得者何事。據此經。則應得盡諸漏。證三明六通成聲聞果。若今所期。則應得圓悟心宗。證一切種智成無上佛果。

阿含經

乃至成就三明。滅除暗冥。得大智明。皆由精勤修習樂靜獨居。專念不休之所致也。

評曰。專念不休。久之則一心不亂。

法集要領經

若人百歲中。懈怠劣精進。不如一日中勇猛行精進。

評曰。知此義則張善和輩。臨終十念往生。可了然無疑矣。

無量壽經

至心精進。求道不止。會當剋果。何願不遂。

一向出生菩薩經

阿彌陀佛。昔為太子。聞此微妙法門。奉持精進。七千歲中。脅不至席。意不傾動。

寶積正法經

樂求大乘。其心勇猛。雖捨身命。無所顧惜。修菩薩行。勤加精進。無少懈怠。

六度集經

精進度無極者。精存道奧。進之無怠。臥坐住步。喘息不替○心心相續。不自放逸。

修行道地經

佛言。自見宿命。從無量劫。往返生死。其骨過須彌山。其髓塗地。可遍大千世界。其血多於古今天下普雨。但欲免斯生死之患。晝夜精進。求於無為。

評曰。曰求道。曰聞此微妙法門。曰樂求大乘。曰精存道奧。曰求於無為。如是精進。名正精進。不然縱勞形苦志。累歲經劫或淪外道。或墮偏乘。終無益也。

菩薩本行經

直至成佛。皆由精進。

彌勒所問經

佛語阿難。彌勒發意。先我之前四十二劫。我於其後。乃發道意。以大精進。超越九劫。得於無上正真之道。

評曰。釋迦以後進。而頓踰四十二劫之先輩。勤惰為之也。經言。貪著於名利。多遊族姓家。彌勒之所以先學而後成者坐此。則釋迦之棄名利。入山林。不親近國王大臣可知矣。識之哉。

文殊般若經

一行三昧者。應處空閒。捨諸亂意。繫心實理。想念一佛。念念相續而不懈怠。於一念中。即能見十方諸佛。獲大辯才也。

般舟三昧經

九十日中。不坐不臥。假使筋斷骨枯。三昧不成。終不休息。

評曰。以上二條。俱指念佛。而兼諸法門。修淨業者。不可不知。

四十二章經

夫為道者。譬如一人與萬人戰。挂鎧出門。意或怯弱。或半路而退。或格鬪而死。或得勝而還。沙門學道。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。不畏前境。破滅眾魔。而得道果。

評曰。半路退者。自畫而不進者也。格鬪死者。稍進而無功者也。得勝還者。破惑而成道者也。得勝之由。全在堅持其心精進勇銳。學人但當一志直前。毋慮退。毋畏死。前不云乎。吾保此人。必得道矣。法華云。吾今為汝保任此事。終不虛也。佛既爾保。何慮何畏。

觀藥王藥上二菩薩經

常念大乘。心不忘失。勤修精進。如救頭然。

評曰。當勤精進如救頭然。今叢林早暮持誦。然誦其文不思其義。明其義不履其事。亦何益也。

寶雲經

以心繫心。以心住心。心專一故。次第無間。得定心故。
心常寂靜。

正法念處經

精勤修行則得見諦。是故應當曠野寂靜。一心正念。離於一切多語言說。一切親舊知識來去相見。

阿毘曇集異門足

假使我身。血肉枯竭。唯皮筋骨。連柱而存。若本所求勝法未獲。終不止息。為精進故。應深受寒熱飢渴蛇蝎蚊虻風雨等觸。又應忍受他人所發。能生身中猛利辛楚。奪命苦受毀辱語言。

評曰。本所求勝法未獲。終不止息。即宗門所謂本參話頭。不破誓不休歇之意也。

瑜伽師地論

六度初三是戒學攝。靜慮是心學攝。般若是慧學攝。唯精進遍於一切。

大乘莊嚴經論

至心學道。發大勇猛。決趁菩提。

阿毘達磨論

菩薩於底沙佛時。合十指掌。翹於一足。以一伽陀。七日七夜嘆佛功德。便超九劫。

評曰。觀此則法集所稱。一日精進。勝百年懈怠。信哉言乎。

西域記

脅尊者。八十出家。少年誚曰。夫出家之業。一則習禪。二則誦經。而今衰老何所進取。尊者聞而誓曰。我若不通三藏經。不斷三界欲得六神通具八解脫。終不以脅至席。乃晝則研習教理。夜則靜慮凝神。三年悉證所誓。時人敬仰。號脅尊者。

評曰。矍鑠是翁。足為懈怠比丘激勸。當知今人。豈但八十。縱饒直抵期頤。尚須努力修進。

南海寄歸

善遇法師。念佛四儀無間。寸陰非空。計小荳粒。可盈兩載。

法苑珠林

陳棲霞寺沙門惠布。居寺舍利塔西。經行坐禪。誓不坐臥。徒眾八十。咸不出院。

觀心疏

夫欲建小事。心不決志。尚不能成。況欲排五住之重關。度生死之大海。而不勤勞。妙道何由可具。

永嘉集

勤求至道。不顧形命○晝夜行般若。生生勤精進。常如救頭然。

溈山警策

研窮法理。以悟為則。

評曰。則準也。以悟為準的也。即宗門謂參禪到甚麼處。是歇工處。今言大悟乃已。不悟不已也。

淨土懺願儀

若坐若行。皆勿散亂。不得彈指頃念世五欲。及接對外人語論戲笑。亦不得託言延緩放逸睡眠。當於瞬息俯仰。繫念不斷。

法界次第

倍策精進。勤求不息。是名精進根。

心賦

堅求至道。曉夕亡疲。不向外求。虛襟澄慮。密室靜坐。
端拱寧神。

評曰。靜業弟子。莫見不向外求。密室靜坐之說。便謂不必念佛。須知念字從心。佛即自己。以自心念自己。烏得為外求也。況念之不已。則成三昧。靜密孰加焉。

禪關策進(終)

重刻禪關策進後序

古人曰。明窓下古教照心。僧堂前坐禪辦道。猶如車兩輪。始可與祖意相應也。大凡無照心之辦道。必止小見。彼二乘外道并惡知識類是也。無辦道之照心。悉落學解。今教律神儒及祖師禪。蓋不出之也。是故如真正道人。以正坐禪研究根塵。以真古教精鍊定慧。況至鞭策怠慢激發中止者。佛祖先鑑。可仰以依行矣。吾闡提老翁。自從幼聞泥犁苦境頻求解脫已來。祈神誓佛。水火不怖。責身苦心。寢食稍廢。一朝見法華經因緣譬喻之說。錯為不足取。失力三四年也。十九歲復在禪叢眾寮。因見岩頭和尚末後為賊害。大叫一聲聞數里外。又大失志。以為現在之害尚不能轉。況於泥犁耶。古人秀逸者已如是。則我輩何得免脫。嗟呼佛法虛誕。參禪無實。僧也俗也。我進無所期。退有所羞焉。於是改志放意。惡見日加。次年至濃之瑞雲。從事馬翁。與溫馬山輩結伴。互論詩文。一日閑坐之次。翻然思曰。身僧而嗜俗事。志俗而預僧倫。大丈夫恁麼打過亦有不保處。時當晒書之節。內外經籍堆在堂上。翁竊往禮拜。懇禱曰。儒佛老莊諸家之道。我以何為師。願護法天龍。示我于正路。閉目良久。任手把著。得一小冊。名禪關策進。頂受披之。即撞著引錐自刺章。且其考記曰。昔慈明在汾陽時。與大愚瑯琊等六七人結伴參究。河東苦寒。眾人憚之。明獨通宵坐不睡。自責曰。古人刻苦。光明必盛大也。我又何人。生無益于時。死不知于人。於理有何益。即引錐自刺其股。翁至此志氣憤激。如吞醍醐。遂乞求其書於馬翁。常為照心辦道之友。行住相隨。自是踏開岩頭醜面目。根塵剝落。觸著道鏡惡毒手。見知喪盡。年過不惑。見徹鷲嶺之藏祕。齡近耳順。闡揚龍峯之家私。其道走殺天下衲僧。其德驚動王侯士庶者。皆出於他囊中所貯一箇之策進者歟。是故翁常讚慈明語。誡學者曰。老僧少時。日三復此語。而不及也。今老焉止哉。又曰。雲棲一生之文字。但此書有補吾宗。汝等他日功有餘力。再刊行之。以報祝融之恨。雖然此書間以念佛參究自己。是則是甚奪衲僧頷氣。落往生門者不少。若依老僧意。一齊削去可也。何故。獅子不食雕殘。猛虎不飡伏肉。往生一機還他淨家。衲僧門下實智尚不要。何況假名耶。驅耕夫之牛。奪飢人之食。始可以為真參詳而已。客歲辛巳冬。參學虎上座與同友二三子。勠力欲補翁志。便有林氏渡氏等之檀信。遂捨淨財。王成其議。於是請予于加數語以辦來由。仍記先所親聞事實許多。遠傳之不朽云。

寶曆十二年龍集壬午孟正月

住豆之龍澤東嶺頭陀圓慈恭書